

您现在好吗,我的父亲

文/董志耕

六月,是我最纠结的月度。今年的六月初,更是如此。6月4日,飘零在外省的我赶回了家中。

6月3日,是我儿子19周岁生日;

6月5日,是我50周岁生日;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四月十九,我父亲过世22周年的忌日。

6月6日,前往丹阳给高考的儿子加油助威。

6月7日,儿子的高考开始了……

晚饭后,小憩时间,思绪翻飞起来。想着即将进入高考程序的儿子,想起当年高考的我,以及那时候的您——我的父亲,又是怎样的模样,与您一起的生活场景也就渐渐清晰起来……

五岁那年的一个夏日,我病得很厉害,脑袋晕得不行,眼里直冒金星,终于在第三天去了附近医院。医生说,发烧了,42℃。问我有什么反应,我说就是头昏。您说了一句话:小家伙身体还挺硬!其实那时我真不懂什么叫发烧。

六岁那年,我因总在庭院中没有栏圈的水井边玩耍,您拿着竹条,咬牙切齿地在我手心里胡乱地比划,却始终没有下手。

我是您的第五个孩子,我后面还有个弟弟。算上奶奶,一家九张口,嚼着用着妈妈20多元的工资和您

一针针缝制布鞋换取的食品。寒冬时,需求旺,我不知道您屋里的灯光几时灭。夏天到,无生意,您背起木箱走街串巷卖棒冰。归来后,陪着全家老糊火柴盒,还经常给我们讲故事。

您很累!但我听不到您的哀叹,看不到您的疲惫。我从未见您高声喝骂孩子或与母亲无端争吵。

您很伟大!私塾小学文化的您,和没有读过书的母亲一道,让三个儿子读完了大学,让我们不再沉沦在低处。

大约是1974年的秋天,读小学二年级的我响应学校提出的尽量少减免些学费的号召,课间回家要钱。您一声不吭,出门走了。母亲双手抱着头,坐在凳子上,半晌过后,摸出1元钱交给我,眼角泪迹隐隐。我愣住了,不知何故。过后的整个下午我都在思考,终于,我明白了:这是全家两三天的油米钱。

进了大学,念了中文,书读多了,知道该尽孝了。我再没有片言的顶撞,宽慰着您更年期的烦躁。忽一日,您对母亲兴奋地说:“这是个难得一见的好儿子,我觉得,很自豪!”

时至今日,1992年10月的录像带上还有着您为我主持结婚仪式的身影。可是不久,您便突然不能自行走路了。就是当年12月的一个早晨,您说腰疼得直不起身子,却还坚

持着给我做好了面条。数天后,您拄起了手杖强自去医院治疗。半个月后,我推着自行车送您去做牵引。一个月后,您就只能坐在轮椅上了。

1993年春节,本该欢乐的时分,家中已难有欢乐。正月初八,医院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我们给您做了CT造影。第二天,取出报告单的时候,我们被正式告知您已不治。我心惊,心乱,心痛不已!您的儿女们心有不甘,带您复诊,遍寻偏方。可是无效!

1993年2月初,医嘱:准备后事。此后的4个月,您再也没有离开过那张床,直到临终。

您的儿女也知道,您心有不甘呢:日子刚刚过好,子女纷纷长成,经济不再捉襟见肘,生活已经渐趋小康……

您现在好吗,我的父亲。今晚,迷糊中的我,遇见了久违的您。您担着盛满水的木桶,显得那样壮实、年轻。您在跟我说话,似乎想告诉我点什么,可我却无法听到您的声音。

您不需要给我讲再多了。您留给儿子的东西真的很多。我是像您疼爱母亲一样,疼爱我的妻子,像您疼爱我一样,疼爱您的孙子。

每一次面对您的相片,鼻子都会酸楚。不敢让泪水流出,因为那样,会引起母亲更深切的哀痛。您多保重,最最亲爱的,我的父亲!

父亲

文/李立

父亲喜欢和我们讲他曾经的故事,感叹时光流逝如白驹过隙。也喜欢和我们讨论他对退休后生活的规划。在和他的交流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对人生很有规律的人,这使得他的一生非常充实,即便是晚年,也能一步一步向着幸福的目标踏实前进。

那时镇江一中初中只招四个班,很难考上,而父亲所在的民办小学升学率仅为50%,想考上一中更是难上加难。但由于良好的家庭教育,他还是如愿以偿地考入了镇江一中。镇江一中良好的学习氛围和优秀教师都对他的人生观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入学仅两年,正当他立志成才努力学习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再两年后,也就是1968年,他被下放到丹阳插队去了。那时正是父亲身体待长的时候,但繁重的体力劳动却一点不少地落在了仅仅十六岁的他身上。他在农村起早贪黑地劳作,曾经推着独轮车一天走了70多里路,也曾扛过200多斤的柴油机,一天收割一亩多稻谷,还曾一天种下一亩田的小麦,插完半亩田的秧,更曾三顿不吃仍在干活。丹阳的河流每年都有他挑河的足迹。插队六年多,他每年都要劳动300多个日子。1970年他成为了公社的五好社员,农民认可他,他也与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至今他仍不时会去看望他们。父亲回城时,带着累伤的腰和苦坏的胃,但他说,他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带回了做人的底气,他也从一个稚嫩的学生成长为一个魁梧的男子汉。

1975年元月父亲正式返镇,此后他一直从事企业管理工作,从体力劳动者变成脑力劳动者。十年后,他开始担任企业的领导职务,工作岗位也经常变动。这要求他加快更新知识,学习更多的东西,接受更多的挑战。那些年里,他坚持学习一刻也不敢松懈,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也像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参加了自学教育。父亲说,他不是为混文凭,而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知识的重要,是切切实实地在汲取着知识的营养。

我记得,小时候每天吃完晚饭,我总是和母亲一道关在房间里,把客厅留给父亲看书,直至深夜。当父亲取得大专自考文凭时,已经三十多岁了。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又取得了中级职称和本科文凭。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无论在哪个岗位上,父亲都是那么执着,有毅力,有恒心。他从来没有向困难屈服过,他说,知识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而实践又加深了他对知识的理解和接受,知识和实践丰富了他的人生。

四十四年,弹指一挥间。当父亲离开他一生辛劳的工作岗位时,已是满头银发。他说,退休是人生的又一个转折,在学生时代,大家都有理想,都想为理想插上翅膀,成年后,大家都有追求,都想用自己的毕生精力去干出一番事业,而如今首先要把自己定位于午后的太阳而不是夕阳。今后的路还很长,更要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善待社会,善待他人,善待自己。于是,他开始发展他的兴趣爱好——长跑。

他一跑就是15年。从2007年开始,他已经参加过北京、上海、辽宁、福建、浙江、山东、河南、江苏等多个地方举行的国际马拉松赛三十余次,以及一些地方性马拉松赛事。当他用健壮的体格,坚强的毅力和年轻的心,以稳健的步伐从北京天安门前跑过,当他在厦门的海边、大连的风景区、杭州的钱塘江畔、上海的南浦大桥上,“信步阅天地,奋蹄揽江山”时,他真正做到了胜似闲庭信步,领略风光,扩大眼界。

父亲说,无须扬鞭自奋蹄,他这匹老马在奔跑中升华了精神,开阔了胸襟。他说,他很满足。现在他依然坚持长跑锻炼,活跃在马拉松赛场上。与此同时,他酷爱读书,每年都要阅读近百本书籍,在书的海洋中汲取知识,寻找乐趣。此外他还应一个公司的聘用,发挥着余热。闲暇之余也帮我们带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他的退休生活十分充实,用他的话来说:我还年轻,还是对社会,对家庭作贡献的时候。我们爱你,父亲。衷心希望你永远健康,乐观,积极,年轻。



黄青 绘

